紅舞女倒斃香閨

午間十二時卅分，九龍福佬村道七十號四樓的二房東江太，從厨房內打個轉出來，望望尾房的門，仍是雙扉緊閉，全無動靜，心裏有點納悶。

尾房住的是一位以伴舞爲生的女客，年約廿多歲，全樓的人都叫她做伍小姐。其名伍宜珍，最近伴舞的藝名則叫「白麗」，算得是一位紅舞娘。

白麗是四個月前遷入尾房居住的，有時不在香閨留宿。通常都深夜回家，每天午飯後便即出外，很少在黃昏或初夜時分回來。但當她在家時，很多客人到訪。

她沒有在家舉炊，午飯由二房東江太包。所換出的衣服，由一伙同居的女傭阿雲代洗熨，由她每月津貼三十元，有時另有賞賜。

照往常習慣，白麗小姐是在上午十一點多鐘便起床的。現在已過中午還不見她出來，而午飯早就擺開了，江太等得不耐煩，吩咐她的兒子前去探聽。

江子去拍尾房的門，拍了好久，都沒有動靜，走去回覆江太。

「媽，我看伍家姑姑昨晚也許沒有回來睡覺，房裏沒有人。」江子自作聰明說。

「沒有的事。昨晚深夜，我一覺醒來，聽見尾房有開門的聲音，分明伍小姐已經回過來了。」江太肯定地說。

江子再去拍門，而且拍得很大力，依然沒有反應。

「媽，伍家姑姑既然已經回來，怎會拍得那麼大聲還沒有給吵醒，莫不是已發生了意外？」

江太給兒子一語提醒，着急得甚麼似的。「你說得有理，替我爬上去打探打探。」她說。

江子爲證明他的猜測沒有錯，欣然領命。

他們所住的一幢樓宇，樓高四層，是戰後興建的。入門處是一個客廳，騎樓左邊是房間，乃二房東所居住。頭房後面是厠所、浴室，再入才是尾房。這個尾房，是用磚間隔，房門之上，有一個通氣窗。

江子搬過一張椅子，以它墊腳，踮着脚，探首朝房裏瞧去。

一種新發現，使他驚叫起來。

「不好了，伍家姑姑倒在床上，頸上纏住一條帶子，動也不動，恐怕活不成啦！」說時聲音抖顫，臉色大變。

「你說甚麼？」江太雖受驚恐，仍能保持鎮定：「是不是伍小姐死在房裏？」

「是不是眞的死去，我可不知道。但是她那副模樣難看死了，眼睛突了出來，我看是給人勒死的。」

江太雖然相信兒子的話，但爲要親眼證實，叫她兒子下來，她自己走上去察看，果眞看見白麗身穿睡衣，僵斃床上。

她同時看出，白麗除了頸部給幾條布帶纏住外，雙手亦被帶子反綁。再看清楚，雙足也給綁住。

這是一宗兇殺案啊！時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三日。

江太不敢怠慢，忙打電話報警。九龍城警署派員趕到現場，把房門弄開，入內察看，發現白麗已死去幾個鐘頭。致死原因，是頸部被勒，因而窒息。

警方追查財物有無損失，一時也很難獲得正確答案。因爲白麗是獨自居住的，究竟手上有財物多少，沒有字據寫下，警方祇能從她的同居和舞廳同事的口中提供的資料，擬成

一張粗略的失單。

據同居說，白麗平日很喜歡炫耀，不論居家或出外，都戴有一隻名貴的金勞力士手錶。自稱這隻手錶價值八百元，是一位舞客送給她的。她很喜歡這隻手錶，經常都不離手上，現在失踪了。

同居還說，曾看見她戴過兩隻不同式樣的金戒指，三條金頸鍊現在也失踪了。這些首飾失踪，相信是給兇徒拿走。

舞廳的同事，也支持這一說法。

現款方面又如何呢？

皇后舞廳一位舞女大班說，白麗是隸屬她旗幟下的，本來鐘頭不弱。但白麗好高騖遠，竟和美麗華舞廳說妥，準備在本月三日晚上——出事那天晚上——跳槽到那邊去，並且收了那邊一千元的上期。這件事讓皇后舞廳的老板知道，捨不得白麗離去，派她携五百元現款，趁白麗還未出外，親自送到香閨，叫白麗不要跳槽。以前借下「美麗華」的一千元，由公司負責攤還，祇要繼續服務，條件可以慢慢商量的。

這位舞女大班又說，當時白麗很受感動，表示願意考慮，把五百元收下，當晚也有上

班，想不到跳槽還未成功，就在寓所中被人殺害了。

照舞女大班的說法，就算白麗向美麗華所預借的一千元不計，最低限度還有這五百元現款。

因此，警方也把這筆款項列入失單內。失單總值兩千多元。

但是同時產生一個疑問：那批首飾，會不會死者因爲一時手頭拮据而把它拿去典當呢？

辦案的人，曾仔細在現場搜查，找不到一張當票，因而推翻這一假定。

警方初步認定，是一宗謀財害命案。

警方醫官張天聞奉召到場，亦驗明死者已經氣絕。再查淸楚，纏在死者頸上的布帶是用白洋布撕成的，可以肯定是殺人兇器。

死者被發現時，身穿銀色緞質睡衣，藍色睡褲。床上有白珠被、墊褥、粉紅色絲棉被。床上和地板上均無血跡，算得是「乾淨」的謀殺。

白麗的屍體，至下午三時，始由衛生人員用黑箱車舁入九龍公衆殮房候驗。房內若干物件及樓門的門鈴，亦被警方拆去研究。

* * *

白麗有母親和弟妹在港，不同地方居住。父親是旅美華僑，四年前在美另娶，便沒有家用寄返。白麗從十六、七歲起，已在外獨立過活，接濟家庭。有時做應召女郎，有時做舞女，有個時期與人同居。後又和同居的男子鬧意見而東山復出。

白麗在風塵中打滾數年，謀生地點，除香港外還有澳門，藝名之多，多得數不淸。後來在香港漸漸紅起來。

三年前，白麗(那時不叫白麗)曾愛上了一位葛公子。小葛本來沒有甚麼了不起，他父親過去是廣州一個時期的風雲人物，在香港某一個階層中，仍有很大潛勢力。雙方的條件，都談好了，她也準備卸下舞衣作歸家娘，不知怎的，竟讓葛老頭子知道，强烈反對，並禁他們來往。

她受此打擊，又息影一個時期。復出後捧場的客人更多，她的藝名已易名白雪。

到跳槽公主舞廳後，才易名白麗。

兩年前，她的手頭上有了一點積蓄，返回台山原籍，接母親和弟妹來港，安置在九龍一處木屋區裏居住，每月由她供給家用。

那時她已經很紅，每月的收入在兩千元以上，當然負擔得起。

命案發生後，居住在木屋區的死者母親，應召前往公衆殮房認屍，認明死者是她女兒。

作爲一個母親，傷心之處不在話下。

伍母哭哭啼啼對訪問的人說，她女兒原打算在上個月就卸下舞衣的，後來覺得接近農曆年，在開支方面要多用一點，才繼續幹下去。但是已立定主意，新年過後，便擺脫火坑生活的，可憐還差十多天便過新年，女兒却不明不白地給人害死。

伍母又說，她女兒不知爲了甚麼，這幾個月來竟沒有家用拿返。十多天前，說要買收音機，還向她要去五十元，數天前，又要去一百元，以女兒的入息，不應該這麼窮。

＊　＊　＊

一個星期六晚上，是舞廳生意最旺的時候。

皇后舞廳新來了三個客人，踞坐舞場的一角。他們的西服，都穿得畢挺，是有錢人的排場。

因爲他們是生面孔，更易引起場務人員的注意。

一位舞女大班堆着笑臉過來搭訕，問三位客人可有相熟的舞伴，三個客人都說沒有。

舞女大班繼續問，可要介紹旗下的小姐跟他們坐場，她旗下的小姐都是年輕貌美，舞技不錯，上海的和廣東的都有。

這三個客人都是年輕人，最年長的一個也不超過三十歲，似是這三個人中的大阿哥，其他的兩個，都要看他臉色，不敢自作主張。

「波士，」一個年約二十歲的小白臉說：「你以爲怎樣？」

另一個小白臉亦在旁附和。

這個所謂「波士」，生得矮矮胖胖，架着深度的近視眼鏡，樣子雖然不算得太醜，却有着很深的市儈氣，遠比不上其他兩個的英俊、瀟洒。

從他們的稱呼，可以約略窺出他們間的關係。兩個小白臉，是年紀較大一個的「跟班」，本地人稱爲「傍友」或「伴魂」。

「一時心目中還沒有人，」波士開口了：「讓我多瞧幾眼，心目中有人，再通知你。你放心，篤定捧你的場就是。」

兩個小白臉，齊口合聲地說：「時間還早呢，距離打烊還有幾個鐘頭。」

舞女大班知情識趣，和他們閒聊一會，再去款待別的客人。

三人喝了幾口清茶，談的都是風花雪月，主題沒有離開女人。

波士一面發話，那雙猪形的近視眼不斷向四面張望，想在粉白黛綠中找尋他屬意的人。

可惜他的近視深度實在太厲害，祇覺紅紅綠綠的在眼前轉動，看不出甚麼來。

「波士，」一個叫小丁的小白臉諂笑着：「讓我替你幫一幫眼，左邊第三張枱那個穿黑色旗袍、白色兔毛短褸的小姐很不錯呢。」

波士扶着眼鏡定睛向前望去，祇能看到一個輪廓。也許受了小丁先入耳之言所影响，也認爲滿意。「好是好，似乎身材差一點。」波士的嘴邊現出笑容。

「從正面看，是看不出來的，」小丁相當興奮：「依我看，即使不是『大哺乳』，也準有瞄頭。」

「好啦，我接納你的意見。」

波士抬抬手，叫舞女大班過來。

「左邊第三張枱，穿黑色旗袍、白色短褸、面對我們的那位小姐，可以過枱嗎？」波士

又習慣扶一扶眼鏡，神氣活現地說。

舞女大班向那邊瞟了一眼。「她叫白麗，是另一位女大班帶的，不過不成問題，我可以通知她的大班叫她轉枱子。」他極力保持對待客人的風度。

波士笑了，拍拍舞女大班的肩膊，說：「總之煩你辦妥。我這兩位朋友，也需要舞小姐作伴，你旗下可有像樣的，介紹兩個給他們。但是聲明不要年紀太大的。」

「當然！當然！」舞女大班這才現出眞正的笑容。

小丁和另一個小白臉也樂得咧開了嘴。

舞女大班去後沒多久，帶了三個女人過來。兩個是飛女型小姐，另一個是中年婦人，其中沒有黑衣女郎在內。

舞女大班先介紹中年婦人給三人認識，原來是那位黑衣女郎的大班。

隨後把兩名飛女配給兩個小白臉。兩人認爲合意，都接受了。

互相請敎姓名之下，始知波士姓陳，兩名小白臉除小丁外，另外一個姓鄭，年齡與小丁彷彿。

女大班則叫鳳姨。

「那位穿黑衫的名叫白麗，是我帶的，以前是在『公主』做，轉到本廳來未到一個月，她對客人很熱情，包管幾位一見就喜歡的。」女大班說得非常得體。

「那麼，她幾時可以過枱？」陳波士扶一扶眼鏡問。

「相信也快了，」女大班陪笑說：「同她坐的兩個客人，是電影製片場的龍虎武師，每次到來捧場，都是有限度的消費，通常在這個時候截鐘的。」

說到「有限度的消費」，暗示並不是闊客，口袋裏鈔票有限，自大慣的陳波士聽來非常順耳，扶了扶眼鏡，放縱地笑起來。

他以爲自己十分了不起。這也難怪陳波士驕傲的，他今年廿九歲，是個獨生子，父親開設幾間辦庄，家資數百萬。老頭子近年身體不好，不大過問生意的事，小陳大權在握，所以有錢玩女人及交結猪朋狗友。他不是一個太壞的人，就是公子哥兒脾氣很重，喜歡別人奉承，小丁和小鄭都是他的「傍友」，每晚經常陪他出外玩女人，一切開銷都由「波士」包起。

他們本來是在港島方面的小舞廳鬼混的，最近爲找新刺激，轉移陣地到九龍。皇后舞廳還是首次光顧。

女大班應酬了幾句後，離座到那邊廂去。陳波士的近視眼一直盯緊，見她和黑衣女郎耳語，和兩個龍虎武師交談一會，又回到這裏來。

「陳先生……」女大班滿面陪笑：「眞是湊巧得很，那邊的客人要買鐘帶白麗出外，幾位雖有心捧場，祇能留待明晚了。」

「難道坐一個鐘也不行嗎？」陳波士顯得非常不高興。

小丁、小鄭，亦在旁幫嘴。

女大班最怕開罪闊客，答應再去同那位舞小姐商量。

於是再到那邊去和白麗耳語一番。但見白麗站了起來，向兩位客人交待一下，拿起白色手袋，擺動柳腰，向這邊走來。

離開老遠，已發出甜甜的微笑。

小丁、小鄭齊說：「她來了！」

陳波士反而覺得有些不自然，這是心情緊張之故。

女大班帶白麗過來，介紹三人給她認識。

因爲小丁、小鄭都有舞小姐陪着，她名下的客人，自然是這位深度近視的陳波士。

白麗一到，有如鷄羣之鶴，兩位飛女型的小姐雖比她年輕，但不及她艷光四射，儀態大方。

白麗過枱後祇坐了十五分鐘，和陳波士跳了兩隻舞，說聲對不起就返回原枱。

在跳舞時，陳波士的舞技雖然蹩脚得多，但白麗對他遷就，居然成績不錯，使陳波士迷戀她的美色外，更佩服她的舞技。遺憾的是，白麗和他跳舞時，沒有面貼面。不過他也對她原諒，大家還是初相識，而且人家已有客人帶出了，自應輕重有別。

過一會，白麗在兩位龍虎武師前呼後擁之下離座出外。她臨出門時，還扭轉身，揚揚手，嫣然一笑地向陳波士打招呼。

陳波士受寵若驚，骨頭都酥了。

白麗走後，陳波士立刻有着惘然之感，好像失漏了甚麼，興致大大的打折扣。

小丁也有着同樣的感受，雖然身邊還有一位小鳥依人的小姐。

祇有小鄭，才眞眞正正的享受紙醉金迷之樂，對現狀非常滿足。

女大班一再慫恿陳波士再召另一位小姐坐枱，都給他一口拒絕。可笑他竟爲白麗着迷了。

離開打烊還有兩個多鐘頭，陳波士感到枯坐無味，吩咐場務員截鐘。當會鈔時，特別優給白麗十個鐘的錢，可以算得是了不起的闊客了。舞廳的人，對陳波士自然另眼相看。

三人離開舞廳後，由陳波士開車同去彌敦道一間夜總會消夜。

陳波士平日很少喝酒，這次却喝了很多。借酒排遣胸中苦惱，誰都可以看得出來的。

「波士，你不是很喜歡那個白麗吧？」小鄭搭訕着說。

陳波士默然不答。

「這何待問。」小丁搶着說：「若不是面貌身材樣樣都好，波士也不會一見鍾情。」

「她大體上原是不錯的，可惜嘴巴似乎大一點兒。」小鄭直覺地說。但馬上自悔失言，警覺地接下去：「好在她生就一張鵝蛋臉，大一點也不要緊。電影明星李××，就是這種臉型。」

陳波士聽到小鄭把自己的心上人比擬紅透半邊天的李××，感到非常高興。

「小鄭說她口大，我倒不覺得，大概人家的化粧術高明，用口紅把它改成恰到好處，因此一點也看不出來，眞是情人眼裏出西施。」說着，陳波士臉上陰霾盡去，開朗地笑起

來。

知情識趣的兩名「伴魂」，不敢再批評白麗的不妥，反而順着波士的意，讚不絕口。談笑間，小丁提出，明晚早一點到舞場去，以免給龍虎武師捷足先登。陳波士認爲有理，和小丁、小鄭約好，提早一個鐘頭抵達。

*　　*　　*

第二天是星期日晚上，舞場內的客人比昨晚還多，眞是座無虛席。陳波士三人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張桌子，却是遠離舞池的。

陳波士四處張望，終於發現白麗正和一枱客坐枱，客人都是上了年紀的，並不是昨晚所見的龍虎武師。

昨晚小丁、小鄭的舞伴，還在坐冷板櫈。

兩位大班過來周旋，小丁、小鄭的舞伴有着落了，一召即至。

白麗則要應酬幾枱熟客，過了二十分鐘後才姍姍而來。「對不起，累幾位等了好久。」她帶着淺笑，向陳波士他們道歉。主要是向陳波士拋送動人的秋波。

「沒關係。」陳波士答。

白麗今晚換穿不同顏色和不同質料的旗袍，在陳波士的眼底看來，是一樣地漂亮。跳了三隻舞後，白麗又要過枱了。

陳波士舞興正濃，感到十分失望。

「白小姐，我買鐘帶你出外，未知你賞不賞臉？」陳波士恭謹地說。

「今晚眞不巧，我已經應了另一位客人乘車到新界去玩，不能陪你，非常抱歉。」

陳波士滿面沮喪。「你推掉那邊的，行不行？」他輕嘆一口氣：「我已經等你兩晚了。」

「陳先生，非常感激你對我捧場，可惜我不能分開兩個身。那邊也是熟客，而且有約在先，是不能不應酬的。」白麗委婉道出苦衷。

接着她似感過意不去，再向陳波士拋一個眼波：「沒多久就要跳黑燈舞了，如不嫌棄，我可跳完一隻黑燈舞後再走。」

陳波士才覺開心一點。

跳黑燈舞時，白麗和他臉兒相偎，胸膛相貼，極盡性挑逗的能事，使陳波士爲之神魂顚倒。可惜一隻舞很快就完了，電燈復亮，他要哈着腰返回座位。

經過這次黑燈舞後，陳波士對白麗的追求已達到飢渴程度，不弄到手上決不罷休。

他的目的，不久就達到了。第二晚再到舞廳時，白麗不但陪他出外，而且直落，同往一間招待所開房建立進一步的友誼。

小丁、小鄭，則從中拍和，充當幫閒的角色。

* * *

陳波士對白麗是非常迷戀的，在她身上花了很多錢，送了很多首飾，包括一隻鑽戒和一隻名貴的金手錶。

可是，他雖然不斷「奉獻」，却不能換取白麗眞正的感情。

白麗就是嫌他面貌不揚，而且市儈氣太重。

小丁乘虛而入，竟佔了很大的便宜。

從來姐兒就喜歡小白臉的。

起初，陳波士尙蒙在鼓裏，從不懷疑小丁會扒自己的靴子。經過一個時期後，漸有所聞，暗中觀察，果然看出破綻，再託人偵查，查出小丁和白麗常往旅店，有時由女的帶返香閨度宿。

同時他又查出，小丁近來闊起來了，從何來？很有可能白麗貼給他的，而她那些錢，

多半取自他的身上。

金錢可忍，奪愛却是無論如何不能忍的。陳波士一氣之下，宣佈和小丁絕交。

小丁不但失了靠山，許多相識的人都對他鄙視，不屑和他做朋友，連小鄭也不敢和他來往。他曾經有過一個時期，充當白牌車司機，可是沒有幾天就不能幹下去。

他生活雖然徬徨，却有一位風塵知己，就是白麗。

白麗自從同小丁的曖昧給揭穿後，陳波士再不和她相好，入息比不上以前，還要撥出一筆錢養小白臉，小丁成爲生活上的包袱，經常向她要錢，日子一久，使她憎厭起來，時常想法子把他擺脫。

於是她又想到嫁人。

她要嫁的人，自然不是小丁這一類貨色。

在舞場中，白麗又識了一位闊客，也是生意人，年紀有四十多歲，頭髮半禿，但很精壯。他姓張，潮州人，諢號潮州張，自從和白麗認識後，也在她的身上花了一些錢，不過出手不及陳波士闊綽，白麗對他，雖然不是理想的丈夫，但事到如今，再無選擇餘地，便有意無意間向潮州張吐露一些口風，暗示願意嫁人。潮州張亦早對她有意，商談條件，很

快就達成協議，準備過了農曆年，就正式同居。

在過渡時期，白麗急需一筆錢還債，向美麗華舞廳預借一千元，以跳槽該舞廳作爲交換條件。她是揮霍慣的，一千元到手後，沒有幾天就不明不白地花光了。

到預定在美麗華舞廳登場的前一天，皇后舞廳獲悉此事，才派人送給她五百元，希望她繼續爲本廳服務。她礙於情面，把錢收下，當晚還高高興興的依時到皇后舞廳上班。

皇后舞廳的人，以白麗能打消辭意，都感到非常欣慰，白麗也當衆表明態度，明晚不去美麗華舞廳登場。

當晚打烊後，白麗和女大班鳳姨，還有幾位舞小姐一同出外消夜，大家有說有笑，與平日無異。

吃完消夜出門，各自分手。

白麗準備叫的士回家，於候車時，冤家路窄，竟遇上小丁。

「白麗，想不到在這裏碰到你，你好嗎？」小丁還是笑臉向人，毫無芥蒂。

白麗不能不和他敷衍。「我們沒見面已有好幾天了，」她淡淡地說：「你在哪裏做事？」

「還不是做無業游民。」小丁面露苦笑：「白天睡覺，晚間做舞場老鼠。」

「你有到舞場去？怎的沒碰見你？」

「『皇后』很少去，別的舞廳倒是常到的，姓丁的依然做『傍友』，所以沒有一毛錢也可以上舞場。」

白麗一點也不感興趣，沒有再追問下去。

「白麗……」小丁還是叫得那麼親熱：「聽說你明晚就跳槽『美麗華』，可有此事？」

「你從哪兒聽來的？」白麗反問。

「這已不成爲秘密了，本行的人都知道。他們還說，你已預借一千元上期。」

「你不必左盤右問了，算你消息靈通。不過我現在告訴你，明晚我是不會在『美麗華』登場，因爲今天我又收『皇后』的五百元上期，訂明要繼續幹下去。」

「你既已拿了對方一千元，又怎樣交待？」

「鳳姨已跟我說好，那一千元由公司負責墊還，以後慢慢扣除，公司對我眞沒說的。」

「嘻嘻，你眞有辦法，」小丁在笑聲中，向白麗的肩上拍了一下：「輕而易舉就弄到一千五百元，可眞叫人羨慕。」

「這有甚麼値得羨慕的，雖然拿到千多元，要簽立兩張借據，雖然慢慢的扣除，却賴

不掉的。」

經過交談後，白麗不再像初碰頭時緊繃着臉皮了。

白麗本來準備截搭的士的，怕小丁隨同上車，順着脚步在路上踱去，小丁竟是寃魂不息地苦苦跟隨。

兩人沿着彌敦道南行，已經將近凌晨兩時了。

「白麗，求你幫一幫我的忙。」小丁老着臉皮說。

「不是想借錢吧？」白麗搶在前頭發話。

「是的。」小丁坦率承認。

白麗問想借多少，小丁最少要一百元。白麗面有難色。

小丁施展出調情的花招，不消片刻工夫，就把白麗說得心軟，和他一道截搭的士返家。

白麗自己配有鐵閘和樓門的鑰匙，入屋時不必驚動同居，小丁如何離去，也沒人知道。

*　　*　　*

白麗死了，死得很悽慘。
小丁亦從此失踪，舞場中少掉這一個人物。